

四幕話劇

紅色路綫

費克編劇

江苏省話劇團演出

大劇本

1963年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大會

人 物 表

- 于大田——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35岁。
- 于彩华——东溪大队第九生产队队长。于大田的妹妹。25岁。
- 于母——于大田的母亲。54岁。
- 崔禾生——第九生产队队委。45岁。
- 崔琳琳——崔禾生的大女儿。19岁。
- 陆家伯伯——双目失明的老贫农。69岁。
- 陆小纪——东溪大队党支部书记。40岁。
- 胡中发——第九生产队队委。44岁。
- 小根娘——胡中发的后妻。30岁。
- 胡经天——第九生产队会计，胡中发的儿子。26岁。
- 根宝——第九生产队队委。40岁。
- 阿福——中农。42岁。
- 陆阿才——某中农的儿子。22岁。
- 水生嫂——贫农。43岁。
- 月仙娘——贫农。40岁。
- 于德厚——已摘掉帽子的地主。42岁。
- 妇女甲、乙。

青年甲、乙。

男女群众若干人。

第一幕

时 间 1963年6月下旬的一个黄昏。

地 点 于彩华家门前的場地上。

幕 启 太阳刚刚落山，远处天边，扯起了一大片晚霞，聚集在場地上的人们，一个个被霞光照耀得满脸通红。有些人伸着颈儿朝门里望去。有几个人在低声地议论着。门里不时傳出阵阵激烈的爭吵声。

双目失明的陆家伯伯，独自一个人远远地坐在门前小桥上，看样子心里甚是烦闷。

胡经天 回去吧！回去吧！有什么好看的。（进门）

〔有的群众走了。胡中发、根宝、阿福走了过来，望了望在場的人们，然后走至门口。〕

胡中发 （指着门内）是哪一个？

根 宝 崔禾生呗，还有哪一个？

胡中发 （摇了摇头）唉！老規矩了！走了，走了，回家了！有什么好听的？！（说着走过一旁）

陆阿才 （站在门口，朝着胡中发翻了个白眼）喊什么？要走你就走好了！

胡中发 （和气地）噢，阿才，我又沒有喊你，高兴听，你听你的

嘛，又不卖票的！

陆阿才 我当然要听！

〔根宝与阿福走到胡中发身边来了。〕

根 宝 (不满地)唉，每到分红的时候，总要大吵一场，这种穷脾气！

阿 福 是啊，是啊！

胡中发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么？崔禾生这个人哪，年纪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人未穷得嗒嗒滴，脾气未坏得不得了……

阿 福 我说中发阿哥，你跟禾生都是队委，大家都是队里的干部，你应该找个时候好好的劝劝他吧，象他这样吵下去，群众影响也不好哇。

胡中发 什么？要我去劝劝他？嘿，赛过要小鸡去劝黄鼠狼，我还有命啦！

阿 福 是啊，是啊！

陆阿才 (又听不下去了)我说讲话要凭点良心啊，还不晓得哪一个黄鼠狼哩！

胡中发 (仍旧耐着性子)噢，我说阿才呀，你今天怎么啦？一趟两趟的，赛过地里的蚂蝗，一径钉牢仔我！

根 宝 中发阿哥，算了，算了，别人读过几年农业中学，社会主义觉悟蛮高蛮高的，那象我们，自私，落后！（转身对陆阿才）你说是吧？

陆阿才 哼，本来是自私嘛！读了几年农业中学怎么样？摆事实嘛！

胡中发 好哇!阿才,你摆吧,我听着。

(原来拥在门口的一些人,都被他们吸引过来了。)

陆阿才 (愤愤地)还摆咧,你心里没有数啊?

胡中发 我心里没有数,你摆事实吧,我那一点自私?

根 宝 算了,算了!屋里也吵,屋外也吵,人也要吵死了!

阿 福 是啊,是啊!

陆阿才 (不肯放过)好,你说吧,今年小麦分配方案是哪些人决定的?

胡中发 分配方案不是公布了么?大家讨论嘛!大家决定嘛!

陆阿才 我想听听你的!你说说你是赞成劳动粮多一些呢,还是赞成基本口粮多一些呢?

胡中发 嘿,我说不上来,劳动粮多也罢,基本口粮多也罢,我们听群众的意见!群众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阿才呀,这总不算自私吧?

根 宝 阿才啊,让我来发表几声了。吃柿子拣软的,真正自私的人,你去碰碰看!

陆阿才 我不管那一个,看不顺眼就要讲。

根 宝 好嘛,你去嘛,你进去碰碰嘛。

陆阿才 怎么,你们说崔禾生哪,他自私啊!亏你说得出口!你去问问大家……

水生嫂 唉!凭良心讲末,……

胡中发 对,水生嫂,你讲讲吧。喏,阿才,我们听听群众怎么讲吧。水生嫂,你讲吧。你赞成基本口粮多些呢,还是赞成劳动粮多些呢?啊!你总不见得跟崔禾生一

样,也要基本口粮多一些吧!

水生嫂 (望了望胡中发)呃……

胡中发 讲吧,讲吧!我说你总不见得也反对劳动粮多一些吧?

陆阿才 (忍不住要笑出来)嘿……

青年甲 中发叔,算了算了,别问了,你替他讲讲吧。

胡中发 笑什么?听听群众的意见嘛。

水生嫂 我……

陆阿才 水生嫂,你怕什么,你不过只借了他五块钱嘛,有了钱还他就是了,你讲吧!

青年甲 水生嫂!

水生嫂 对,我讲!要照我这一家门的情况末,孩子多,劳动力少,劳动工分做得少哇!故所以末,工分再值钱,我也只好望望了。我是巴望着多分进一些基本口粮,讲到禾生叔末,他的确是大公无私的……

陆阿才 听见了吧,群众的意见!

根宝 水生嫂,你这末一讲末,我倒弄不懂了。去年一年都是劳动粮多一些,你怎么也没有作声嘛!再讲末,为什么今年别的生产队都是劳动粮多,我们就不能多些劳动粮呢?

水生嫂 (有点气了)别的生产队?我们能跟人家比么!人家生产搞得好的,小麦收得多,口粮比我们宽啊!哪个象我们这个生产队呀?平均一亩只收七、八十斤麦子,讲出去要笑死人!

胡中发 这埋怨哪一个呀？天老爷不帮忙嘛，今年小麦扬花的时候，一连下了十多天的大雨……我们这里是一块有名的锅底田啊！……

陆阿才 就我们这个生产队下雨，别的生产队都不下雨，是吧？有的生产队的田，比我们的田还要低呢！好意思讲哩！

胡中发 那你说怪哪个？

陆阿才 还怪哪个哩，你心里没有数啊？

胡中发 我心里没有数！你讲嘛！

根宝 中发阿哥，算了，算了！我不是讲过了么，人家读了几年农业中学，社会主义觉悟蛮高蛮高的，那象我们，自私，落后。（转向陆阿才）好了吧！我说中发阿哥，不是我说你，何必多操心哩，基本口粮多一些就多一些，横竖吃亏的又不是你我这几家，人家觉悟蛮高的家里，劳动力也不少嘛！劳动工分做得也蛮多的嘛！人家愿意少分进一些劳动粮，关我们什么事呢？

水生嫂 根宝哇！你这么讲末，我倒又要讲几句了，什么吃亏不吃亏的！讲政策嘛！

胡中发 你瞎扯些什么呀？按劳付酬，多劳多得，这就是政策，还有什么政策？！

〔小根娘从外边喊了上来。〕

小根娘 中发！中发！回家吃饭了。

胡中发 晓得啦！晓得啦！

〔这时，场地上的人群忽然散开了。崔禾生怒气冲冲

地从屋里奔了出来。他的大女儿崔琳琳跟在他背后。

崔禾生 (嘴里仍在咕噜着) 噢,讲了半天,是我想多分进些基本粮!是我自私!嘿,你看错人了,你去查查账看,我的投工投肥不比别人少,多开点劳动粮对我还有好处呢。

崔琳琳 爸爸,回家吧。你跟彩华姐姐吵什么呀?这都是胡经天搞的鬼嘛!

崔禾生 你不要姐姐、姐姐的叫得那么亲热了!彩华是队长,我不找她找哪一个?

胡经天 (从人群里走出来)琳琳子啊!我在这里哩,你有话就明讲嘛,我搞了些什么鬼啊?来,对大家讲!

崔琳琳 哼,你肚里明白!(欲下)

胡经天 (突然大声地)琳琳!你别走!

崔琳琳 做什么?

胡经天 (对大家)喂,大家听啊!我是生产队里的会计,我如果搞了些什么鬼,对大家都不利啊!琳琳,你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讲讲清爽吧!

根宝 对,讲话要有根啊,不讲讲清爽就不能走!

阿福 是啊,是啊!

胡中发 嗨,年纪轻轻地,一张嘴倒是蛮刁的。讲吧,我们要听啊!

(他们几个人简直把崔琳琳包围起来了。)

崔禾生 小琳子,你就站在那里。看他们把你怎么样!

众人 琳琳子,讲给他们听。

崔琳琳 (睜大了一双眼睛, 向四面望了望, 把腰挺了挺) 怎么, 你们这是做什么? 想吃掉我是吧? ……水生嫂呢?

水生嫂 (走上) 小琳子, 走, 回家去!

崔琳琳 不行啊, 水生嫂, 你没有看见么? 人家不让我走啊! (转身对胡经天) 经天, 我问你, 你家小根娘全年基本劳动工评了多少?

胡经天 一百一, 怎么, 少了?

崔琳琳 咦, 你不要心虚嘛! 水生嫂哩?

胡经天 也是一百一, 怎么样?

崔琳琳 大家看吧, 小根娘年纪轻轻的, 身强力壮; 水生嫂哩, 体弱多病, 四十开外的人了! 可是她们两个人全年都评了一百一十个基本劳动工, 这合理么? 凭小根娘这样的强劳动力, 完成基本定工没有问题, 水生嫂呢? 凭她的体质她就是做死了也做不到一百一十个工啊! 完不成任务就要赔, 就要扣平均口粮, 大家看这合理么?

青年甲 那自然啰, 自己家里的晚娘嘛, 应该照顾嘛!

{ 在场的一部分人哈哈大笑。 }

青年乙 照这末讲末, 如果小根娘是胡会计的亲娘呢?

陆阿才 那还可以少评一点, 六十个劳动工, 怎么样?

{ 在场的许多人都哈哈大笑了。 }

{ 胡经天被大家笑得发窘, 站在那里一声不响。 }

胡中发 (再也忍不住了) 喂, 不是我帮自己家里的人讲话啊, 我实事求是的讲几声吧。水生嫂哩, 跟我家里的比起

来，劳力确实是推板一些，不过呢，水生嫂是个老把式，田里的生活是蛮熟的，做起生活来要比别人快些，故所以末，评她一百一十个劳动工，我看是蛮合理的。根宝，阿福，你们讲是不是啊？

阿 福 是啊，是啊！

根 宝 我呀，我不讲啰，我讲了，人家又要讲我和你合穿一条裤子！

水生嫂 (也有些生气了)小根爹，你这样讲末，我……我倒还要讲几声了。如今你讲我田里生活熟，做得比别人快，这句话是实事求是的，但不过等到每天评工计分的时候，为什么又讲我身体弱，劳力差，生活做得慢哩？评到我的工分，总是七折八扣的。到底我田里的生活做得快还是做得慢呀？我都给你讲糊涂了！

(场上的人又发出一阵哄笑。)

崔禾生 我拆穿了讲一句吧，欺侮贫苦农！

根 宝 嗨！好大的帽子。

胡中发 (走至小根娘身旁)你是个死人哪！别人讲到你哩！你是个哑子呀！你也好讲几声嘛！

阿 福 是啊！是啊！

根 宝 对，对，小根娘，你讲。(对大家)他娘家也是贫农成份，听贫农讲讲吧。

小根娘 (老老实实地)好，我也讲几声，凭良心讲末，……水生嫂跟我比起来，基本劳动工是评高了一些，我，我也评少了一些……

胡中发 噢，你……

小根娘 我讲话实事求是的，……嗯，要讲做生活末，水生嫂是要比我做得快一些……

胡中发 去，去，去，你在这里胡讲些什么，讨了你，我算倒了霉啦！（说着把小根娘推了下去）

陆阿才 还有哪，（对经天）我们队今年小麦种了多少亩？
〔大家笑了。〕

崔琳琳 （也对胡经天）每亩收多少啊？

胡经天 （恼羞成怒，忽然大声喊起来）讲吧，讲吧！基本口粮多也罢，劳动粮多也罢，预分方案是队委会订的，不是我一个人订的，有意见向队委会去讲！喏，崔禾生也是队委，你们跟他讲去。

崔禾生 我算什么队委啊！挂挂名吧！今年订预分方案，你们根本没有要我参加，我算什么队委啊！

胡中发 哪个不让你参加的？前几天你生病了，大家照顾你的身体，哪个不让你参加的？好嘛，你要不满意，我们马上找彩华开会，分配方案重新讨论，重新决定。走哇！

崔禾生 你去问彩华，要开会，我进去。

胡经天 好，我找彩华去！（说完进屋里去了）

崔禾生 照顾我的身体哩，讲得好听。老实讲，你们怕我参加。

胡中发 我说禾生阿哥，话不要讲过头了，过了头是收不回来的。

阿 福 是啊，是啊！

根 宝 禾生阿哥，算了吧，还是回家歇歇吧，身体要紧。

崔禾生 谢谢你，我一时还死不了哩！

胡经天 （走出门口）喂，彩华讲了，开队委会！来呀！

崔禾生 琳琳子呀，你先回家，照顾弟弟他们睡觉，我开队委会了！（说完走进屋里去了）

〔根宝也走进屋里去了。〕

陆阿才 要是真的讲民主嘛，分配方案就应该交给大家来订，大家来讨论，光在队委会里谈谈，算什么民主啊！

〔群众下。〕

〔于德厚从小桥悄悄地走上，与陆家伯伯打了个照面。〕

于德厚 陆家伯伯。

陆家伯伯 是于德厚？

于德厚 是我呀。

陆家伯伯 你怎么来了？

于德厚 上街刚回来。

陆家伯伯 请假没有？

于德厚 嘿，陆家伯伯，我帽子已经摘了快一年啦，领导上讲，出门不要请假了！

陆家伯伯 噢！

〔陆小纪从旁走上。〕

陆小纪 （走至门口）彩华！彩华！

〔于彩华从门里走出，于母跟在后面。〕

于彩华 陆书记，你喊我？

陆小纪 我告诉你啊，刚才接到公社电话，说于部长马上就要

来了。要我通知你一声。

于彩华 不是说明天来么？

陆小纪 改了。你们准备准备吧，我走了。

于彩华 陆书记，等一等！

陆小纪 什么事？

于彩华 我们正在开队委会，讨论预分方案，请你参加一下吧！

陆小纪 哎呀，同志呀，如今大权都在你们小队手里嘛，你们作主就是嘛！（说完要走）

于彩华 （追上一步）陆书记！什么大权不大权的？我们这个预分方案已经争了好几天了，大家的意见总是不一致，你来帮我们出出主意嘛！

陆小纪 彩华呀，我忙不过来呀，你们先讨论讨论嘛，我到东边几个队去看看！（说完就走了）

于彩华 陆书记！……（转身发现于德厚）于德厚！

于德厚 于队长！

于彩华 听说你今天早上牵着牛到河里洗澡，是哪个让你看牛的？

于德厚 这……

胡中发 呃，彩华，是我让他临时管管的，我到自留地里转了一转……

于彩华 哎呀，中发叔，你怎么不照上级指示办事嘛，这牛怎么能交给于德厚啊？

胡中发 对，对，下次不交给他了。

于彩华 (走上桥头向远处望了望。忽然发现陆家伯伯坐在桥头)陆家伯伯,你怎么坐在桥头上啊,掉下去就麻烦了。

陆家伯伯 你放心,我不会有什麼麻烦的。

于彩华 中发叔,开会吧!(匆匆走至门口)来呀!(走进屋里去了)

于德厚 天要变了。中发,麦子赶快分啊!(下)

(胡中发进屋去开会。)

陆家伯伯 他讲什麼鬼话!

水生嫂 鬼话?鬼话多着呢!我听有人讲:彩华的哥哥,如今当了大干部啦!从前见到贫苦农民,总是亲亲热热的有说有笑的,赛过一家人。如今呢,眼睛生到头顶上去了!看见穷苦农民,理也不理。也不晓得从哪儿传出来的?

陆家伯伯 我也听说了。

水生嫂 陆家伯伯,我扶你回家吧。

陆家伯伯 不!我等禾生一块儿回去。

水生嫂 那,我先走了!

陆家伯伯 噢。

水生嫂 唉!……(下)

(于彩华的母亲从屋里匆匆走出来。)

于母 是陆家伯伯么!

陆家伯伯 是彩华娘!听说你家大田要回来了?

于母 哎!原说明天一早来的,刚才又说马上就要来了。(向

远处望了望)唷,还看不见人影嘛。

〔屋里又有争吵的声音。〕

陆家伯伯 怎么,你屋里还在吵呀?

于 母 不谈了,自从我家彩华当上了队长呀,我家里就没有清静过。我也弄不懂,嗒,人家的生产队也开会,人家商量个事情末,总是和和气气,平平静静的,就我们这个生产队,吵末吵得要死,呃!你吵末,就把生产吵吵好嘛,生产又没有搞好。

陆家伯伯 我们这个生产队啊,在理的不得势,得势的不在理!

于 母 就是啊!要说到我家彩华呀,还要怎么样?我不是在这里护着我的女儿啊,她可是一心为集体啊!弄到临了,好心没有好报,生产还是没有搞好。

陆家伯伯 彩华娘!你讲的也对的,彩华哩,心是好的,到底嫩得很哪,有个把是非都分不清爽啊!

于 母 (不大高兴)唔,是啊!年纪轻嘛,要一些做长辈的多帮帮忙嘛,如今有哪一个肯帮帮她呀,不找麻烦就算好的了!我是心直嘴快。

陆家伯伯 彩华娘,你这是讲哪一个嘛?

于 母 (咕噜地)讲哪一个?不谈了……(说着又走进屋里去了)

陆家伯伯 彩华娘……嘿,我原想要她劝劝彩华的,那里晓得……嘿!……

〔门里突然又传出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崔禾生头一个

冲了出来，于彩华、胡中发、胡经天、根宝、于母和其他几个人也都一起跟了出来。

于彩华 禾生叔，你不要走嘛！

崔禾生 你们一直在唱双簧，我不走做什么？彩华，我再跟你说一遍，你，你要当心，不要上别人的当！

于彩华 (有些气了) 什么，你这是什么话？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我上哪一个的当啊？

崔禾生 (望了望胡中发他们)……有一班人调皮得很哩！彩华，你不要糊涂啊！

于彩华 禾生叔，你讲话要当心，不要破坏团结！

崔禾生 什么？什么团结？是我破坏团结？

胡中发 好嘛！你今天到底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噢，我们班人调皮，你不调皮？

胡经天 我说彩华，我建议开社员大会，我这个调皮的会计不当了！

于彩华 经天！

根宝 对，队委会也要重新选一选，把我们这些调皮的队委选掉算了！

于彩华 根宝！（急了）禾生叔，你看看，你这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呀！

崔禾生 (气极) 你讲什么？彩华！……你……你！

(于大田拎着行李和几个农民出现在小桥上。)

于大田 彩华！

于彩华 (回头一看，大喜) 哥哥！（急忙迎了上去）